

Qiu De Huainian

殷世江 黎阳 编著



# 秋的怀念

韩菁清 梁实秋纯美爱恋真情纪事

我想化作白云，待好风一阵，吹临你的头上；

我想化作海鸥，扑翼千里，渡过重洋，盘旋在你的身边……

华文出版社

Autumn's yearn

# 秋的怀念

韩菁清梁实秋纯美爱恋真情纪事

殷世江 黎阳 编著

华文出版社

秋的怀念:韩菁清梁实秋纯美爱恋真情纪事 / 殷世江,  
黎阳编著, —北京, 华文出版社, 2005. 6

ISBN: 7-5075-1864-7

I. 秋... II. ①殷... ②黎... III. ①韩菁清一生  
平事迹②梁实秋(1902~1987)——生平事迹

IV. 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5639 号

华文出版社

(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[hwcbs@263.net](mailto:hwcbs@263.net)

电话: (010)63370164 (010)66035914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天顺鸿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 16 开本 13 印张 110 千字

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价: 24.00 元



# 人生自是有情痴

(序言)



“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”。

梁实秋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学者文人，集作家、批评家、翻译家于一身，享誉海内外。

韩菁清，湖北才女，四五十年代上海“百乐门”的歌星皇后，红极港台。也许是前世的宿命，也许是今生的缘分，甚或是一曲《秋的怀念》注定



二人相识相恋，相伴相念。适入耄耋之年的梁实秋在台北偶遇小他二十八岁的歌星韩菁清，竟然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忘年恋，最终得成正果，携手走入婚姻的殿堂，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十三个春秋。

在看这本《秋的怀念》之前，我对梁实秋还是颇为熟悉，他的文章也读过不少。但对梁韩之恋却知之甚少，或者说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这样一段传奇，还有彼此的许多封情书。然而，对那相知、相识、相恋、相伴的全过程却一无所知，只抱着一种欣赏“romantic”（浪漫的）情缘的态度来看待这白发红颜的倾城之恋。适逢世江兄散文集即将付梓出版，我发现里面竟有大部分都是写梁实秋与韩菁清的忘年之恋的。由于世江兄与梁实秋的夫人韩菁清相交甚笃，所以很多篇章都是对韩菁清本人生活的真实再现，以及梁韩恋中不少鲜为人知的情感历程，并且还有韩菁清赠给世江兄的珍贵照片（其中有些已是绝版）。读着《秋的怀念》，我心潮起伏。真挚的情感，炽热的爱火，浓烈的表白，既柔情缱绻，又荡气回肠。我似与书中人一起经历这悲欢离合，品味爱情的酸甜苦辣。情动处，方知为何“惟情之一字，可以维持世界；惟才之一字，可以粉饰乾坤”。再读韩菁清的诗文，我更为这位歌星的才华所打动。字里行间洋溢着青春的气息，真实的情愫，清新而秀丽，朦胧而迷离，感染着包括梁实秋在内的几代情痴。于是向世江兄建议，将有关梁韩的文章结集整理单独成书，再现二人的倾城之恋，以慰梁夫人韩菁清的在天之灵，了却她生前的夙愿，延续她对梁实秋的深情厚谊。此提议一出，立刻得到世江兄的赞同，因之也有了这本《秋的怀念》。

“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。”同写这首诗的文坛巨匠郁达夫一样，梁实秋口中也是害怕情多累美人的（梁实秋初遇韩菁清时，距发妻程季淑意外事故身亡不到半年。为怀念亡妻，写下感人至深的《槐园梦忆》，一时成为台湾炙手可热的畅销书）。但恰恰是这类“生怕情多累美人”的男儿，一旦感觉找到了真爱，非但不怕累坏美人，而且爱得沉沉的、重重的，真是不



把美人累得半死绝不罢休。在认识自己仰慕已久的梁实秋教授后，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韩菁清劝梁教授“趁早了解我的为人”，劝梁实秋“悬崖勒马还来得及”（《韩菁清致梁实秋》），并在她的梳妆台玻璃镜上写下“世间没有爱情”的话语，勉励自己趁早关掉爱河的闸门。但梁实秋却说：“不要说是悬崖，就是火山口，我们也只好拥抱着往下跳（《梁实秋致韩菁清》）。”此等毅然决然，又岂是“生怕情多累美人”可以劝阻的？梁实秋与韩菁清可以说是一见如故，再见钟情。梁说：“凡是真正的纯洁的爱，绝大多数是一见倾心的……谁说‘爱情是盲目的’？一点也不盲目，爱是由眼睛看，然后窜入心窝，然后爱苗滋长，然后茁壮，以至于不可收拾。否则怎能有‘自投罗网’、‘自讨苦吃’的情势发生？莎士比亚有一短歌，大意是说‘爱从哪里生长？从眼睛里……’我起先不大以为然，如今懂了（《梁实秋致韩菁清》1974年12月9日）。”

“情近于痴而始真”。真正的爱情在常人看来经常是处于痴迷状态，不可理喻的；真正的爱情也是人世间最崇高、最伟大、最牢固的感情，它坚于铜墙铁壁，什么力量也冲不破它。一位名作家曾说，“优秀的女性什么困难都不怕，就是怕遭遇真情”。在看到梁实秋近乎痴情的状态下，在读懂梁实秋的海样深情后，自言“不相信爱情神话”的韩菁清终于敞开心扉，二人沐浴在爱河的甜蜜与温暖中。“我任性、好胜、好强，是我的弱点，也是我的优点，我任性的爱上了你，我不会轻信别人的闲语，我得到了你整个的心和爱情，就是我好胜好强的表现，不是么？”（《韩菁清致梁实秋》）韩菁清全身心地投入了爱的河流，徜徉其间，饱饮着爱的甘露，沐浴着自己圣洁的灵魂。正如她所言：“那些情书都是用血和泪、用真感情记录下来的文字啊！”闻之，怎不为此而动容动情？真正的感情是越挫越勇的，真正的感情也大多凝结了血泪，具备了拿生命向爱神作赌注的勇气。梁实秋说：“我在想，爱情在这世界上大概是极珍贵极稀罕的东西，一般人大概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



什么叫做爱，所以有眼无珠，一旦遇见有人在爱，也不知道他是在爱。更有人把爱形容成为盲目的痴情，以为是‘情人眼里出西施’——以为情人是不可理喻的疯子。他们亵渎了爱，他们不懂爱的崇高境界。我以为人在爱中是最接近神的境界。”

从来好事多磨，梁韩二人爱得再真，再痴，但要结成连理，共同生活毕竟困难重重。年龄的差距，舆论的重压，友人的责难，种种的阻力，让两人备感痛苦的同时又备受相思的煎熬。韩菁清曾两度想打退堂鼓，让梁实秋将“爱”与“婚姻”分开。但“得成比目何辞死，只羡鸳鸯不羡仙”。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忘年恋中，梁实秋的态度是那样的坚定：“你要我把爱与婚姻分开，再理智的考虑，还来得及。这话简直是晴天霹雳，清清，你怎么忍心对我说这样的话！？我正告你，我已决定和你结成连理，任何人任何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……爱，我们两个人凝结在一起就什么闲话也不怕了。我只要拥有你，所谓拥有，不仅是你的身和心，还有名义，我要你做我的妻，你将是我最宝贵的最称心如愿的小娇妻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也许要付出代价——即是失去某一些人的同情……像我们两个这样的爱，世界上是少有的，我们应该庆幸，上天给我们相爱的机会，我们携手前进，不需逡巡，不必反顾。你要我理智一些，我不是没有理智，在情浓的时候，我们是都有些迷迷糊糊，但是我时常冷静的思考。我思考下来，只有一件事使我有些犹豫，我年纪太大，怕不能陪伴你太久，那样我就对不起你。我不愿因为爱你反而害你。你现在是不是也想到了这一点，如果是的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将抑止住我一切的愿望，静静地听你的吩咐。如果不是，如果你不嫌我老，那么我们便没有任何可考虑的事——唯一该考虑的是订期结婚。别人的闲话，管他的！”梁实秋心意若此，夫复何言？韩菁清彻底地痛下决心，不畏人言，要与心上人结为连理。最终于1975年5月9日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梁韩携手走入婚姻的殿堂。至梁实秋逝世，两人风雨同舟，相依相伴共同度过了十三个春秋。



人生自是有情痴，以前对这句话，我是颇有微辞的。及至因写文而沉迷于梁韩二人的倾城之恋后，我才觉得此话竟是真理，更是自己内心深处某种情感的真实写照。或者说，大多数人心中一种对情感的向往，对纯情挚情这种理想中美好感情的向往。只不过现实生活中这种情感发生的几率微乎其微。或者求而不可得，或者得而不珍惜。于是乎，寻寻觅觅，觅觅寻寻，但“茫茫人海中，终寻不到我灵魂之所伴侣”；或以为寻到，然而经不起风吹雨打，几个美丽的现实的不得已的借口，就使痴情的种子扼杀在摇篮里。历经所谓的情情爱爱之后，竟觉只有累累伤痕。更笑那所谓的情痴情种，但嘲弄别人的同时内心依然有一丝期盼和向往。不过真如梁韩这样以美丽结局的，世间能有几人？张爱玲或可称情痴，然“所遇非人”，于是为胡兰成几乎流尽了一生的泪，泯灭了一生的才华。反而胡郎厚颜无耻称“大抵因为爱玲，可以留传青史”。梁韩或许说两人是因名而累及私事，可他们知道否也正是因名而利及私事。正因为他们的名，他们的痴情也就值得讴歌，千古传颂，传为佳话。换做平常人也，不仅无法传颂，更被人权做了笑柄，一句不可理喻一带而过。所以说，凡事有利有弊。人生自是有情痴，但可遇而不可求。

说心里话，在梁韩恋中，我个人以为，对爱情而言，较梁实秋来说，韩菁清要伟大得多。她对梁实秋可谓一往情深，守寡逾八十个月。七年来独守寒舍，与寂寞为伍，同思恋相依，尽管梁实秋走了这么多年，她依旧沐浴在爱情的河床中，时时处于秋的怀念之中。且四处为梁实秋的遗作出版四处奔走，以慰先生之志愿。想当年梁实秋丧偶，悼亡文章《槐园梦忆》写得感人至深，博得我几行清泪，但发妻尸骨未寒，遇到菁清就神魂颠倒。当然，此乃气话，实为韩之情所感。其实，人与人之间的相遇，就有那么多时间与空间的误差，造成种种憾事，否则也不会有鸳鸯蝴蝶派的经典之作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。正如梁实秋在机场领悟到女作家琦君（即潘希真）似乎察觉出了他和韩菁清的秘密，回应其打油诗“总是人间多遗憾！相逢不在少年时”所写，



“如果相逢少年时，岂不要弄得家破人亡？”韩自言，如果能找个“三合一”丈夫，集钱财、人才、学问于一体就好了。但世间之事，皆难以十全十美，总会有些遗憾。正如熊掌与鱼不可兼得。韩菁清选择梁实秋，可见她的价值取向。当初有人在评论韩菁清之所以爱上梁实秋时说，她是看上了梁教授的钱多。韩菁清对此不加任何反驳，只是冷冷地说了句，“我一周的收入就相当于教授一月的收入。”韩菁清是歌星影星，她一周的收入超过梁实秋一个月卖稿子的收入，她在香港还有产业。其寡居时还比梁实秋作鳏夫时年轻还有钱。在梁实秋的晚年生活中，韩菁清始终如一地关心、体贴着他，为他创造了一个极好的读书创作环境，不为外界干扰，潜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尽管他们只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十三年，但梁实秋却越活越年轻。无怪乎梁文茜（梁实秋的长女）在写给韩菁清的信中说：“妈妈（尽管梁文茜比韩菁清大四岁，但她仍亲切地称呼韩菁清为妈妈），谢谢你无微不至地关怀爸爸。爸爸变得好年轻哟。我感谢你！如果我的生母在天之灵知道你使爸爸的晚年如此美满，也一定会深深感谢你！”可见韩菁清之重情之意，聪慧过人赢得了包括梁实秋子女在内众人的广泛赞誉。若论对情的执著与坚定，韩菁清当称情痴。且是高境界的情痴——懂得运用女人的最高智慧——“善解人意”的聪敏情痴。

人生自是有情痴，白发红颜两相知。清秋时节寄怀念，此爱绵绵无绝期。

黎 阳

2004年11月于京

## 目录

### 人生自有情痴

——序言



### 一，我的爱人就是你

——梁实秋、韩菁清世纪之恋



1

### 二，秋的怀念

——梁实秋、韩菁清轶事



63

### 三，爱情诞生在眼睛里

——梁实秋、韩菁清情书选编



147

### 四，最难消受美人恩

——韩菁清爱情日记选编



171

### 五，天上人间，我们仍在互诉衷情

——后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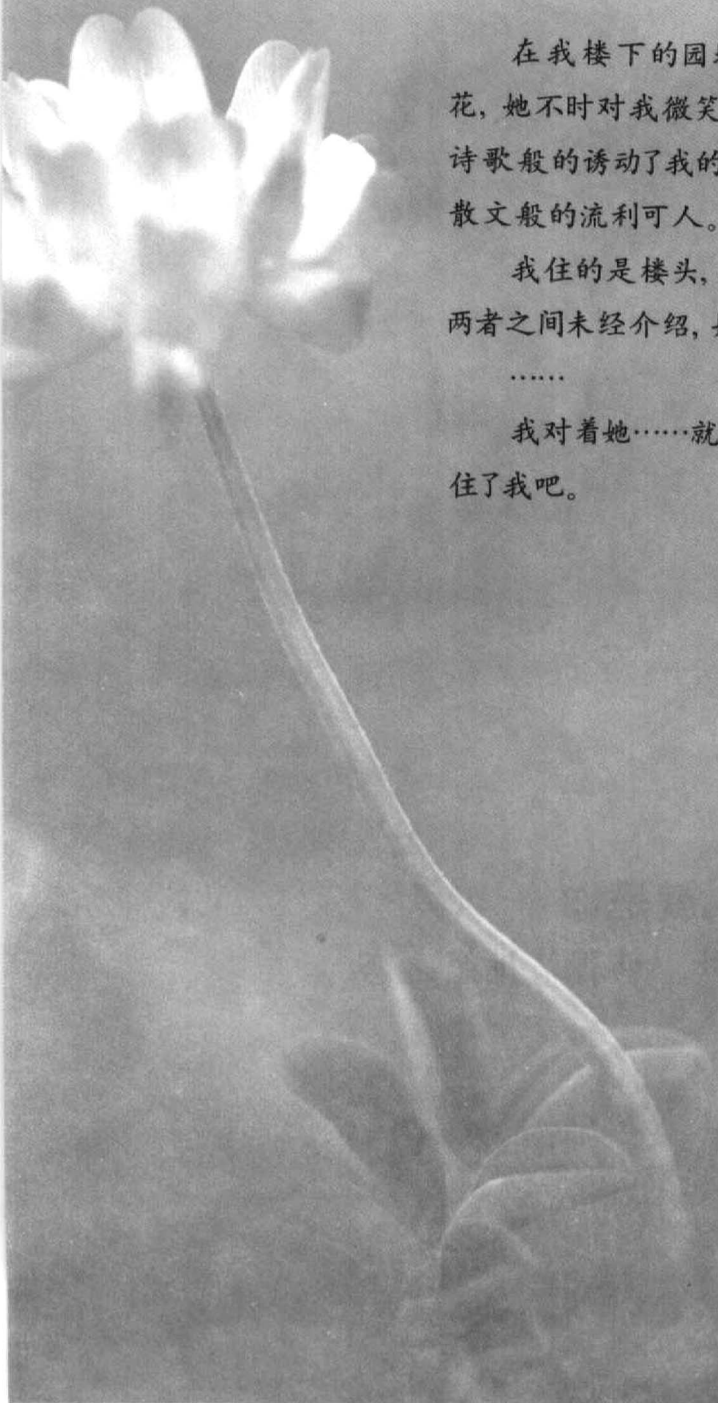
185



## 一、我的爱人就是你

——梁实秋、韩菁清世纪之恋





在我楼下的园地里，有一株不知名的小花，她不时对我微笑，小花朵上艳丽的颜色，像诗歌般的诱动了我的心房，绿叶是那么碧翠，像散文般的流利可人。

我住的是楼头，她却茁长在芳菲的绿茵里，两者之间未经介绍，她看上了我，我也眷恋着她！

……

我对着她……就在“永毋相忘”里，让她瞧住了我吧。

—— 韩菁清



自韩菁清于1974年12月1日（她自己昏昏乎乎地记成11月31日）写给梁实秋的第一封信开始，至1975年1月10日梁实秋回美国暂别止，彼此间写了四十多封情书。短短的四十几天，从初次相识到忘年之恋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，却又天天写情书。这些情书的信封上没贴邮票，也无收信人地址，全是亲手送给对方的。12月1日，韩菁清送出第一封信，请梁教授“趁早了解我的为人”，意在要梁实秋不要产生“奇迹般”的想法。殊不知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梁教授的情书源源不断而来。韩菁清因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感受太深，经过激烈的思考之后，劝梁实秋“悬崖勒马还来得及”，并在她的梳妆台玻璃镜上写下“世间没有爱情”的话语，勉励自己趁早关掉爱河的闸门。

但是，梁实秋心中已经燃烧起一盆爱的烈火，那爱恋的根就像一棵擎天大树，紧紧地拥抱着地火山魂，当根与根之间发生撞击，彼此都找到共同的落点，便以此为爱的乐土。爱没有埋怨，就像那大树的根一样，无论扎在高山之巅，还是荒原之中，只要爱情之根充满活力，那里就必将成为根系蓬勃的世界。它们相互攀援，竞相葱郁地吸吮着精神的乳汁，加工着生命的光辉，抖出一身生活的绿色，爱的绿阴就会覆盖着未来的生命之路。12月2日中午二时，韩菁清醒来掀开窗帘，发现梁教授早已静候在楼下。梁实秋见窗帘开



了，便迫不及待地跑上楼去，对韩小姐说，在楼下捡到一封信，他将信交给她，她见信封上写着“菁清小姐”，便急忙展开信纸读了起来。这就是梁实秋写给韩菁清的第一封情书。

事后，韩菁清因为二人年龄等问题，对婚姻大事犹豫不决，便将她自己过去的身世全都告诉了梁实秋。12月6日，梁实秋给韩菁清的信中说：“不要说是悬崖，就是火山口，我们也只好拥抱着往下跳。”在梁实秋的爱火燃烧之下，她被征服了。12月7日，韩菁清给梁实秋的信中说：“每天

我们在一起，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话，一开动马达，就不能刹车！”人间一场伟大而真诚的忘年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

梁实秋、韩菁清之间“白发红颜”、“才子佳人”、“作家歌星”的忘年恋爱，在台湾惹起过一场新闻风波。

这场风波缘于1974年11月27日。韩菁清女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：“事情得从前一天说起。那天，我的





姨父谢仁钊要写一封英文信给一位美国议员朋友。姨父是国际关系法教授。写信时，有几个名词的英文不知该怎么写，我当时正巧买了一本梁实秋主编的《远东英汉大辞典》，姨父借用我的辞典。吃晚饭时，他把辞典放在餐桌上，一边吃饭一边翻阅。我说：‘谢伯伯，吃完饭再看吧，饭桌上有油，会弄脏辞典的。这是我用一千多元买来的书。’‘一本辞典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’姨父不以为然地继续说：‘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，当年还是我送他出去留洋的呢。这种辞典，我去远东要多少本他就会给多少本。明天，我带你去远东，叫老板送你一本新的！’我的姨父说完，依然在餐桌上翻阅着辞典。”韩菁清的姨父谢仁钊说话果真算数。第二天，他带着韩菁清到了远东图书公司。老板浦家麟当即奉上一册崭新的《远东英汉大辞典》，并告诉谢先生一个好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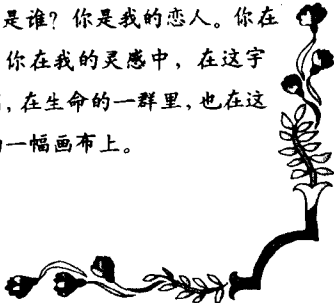
我为你已完成了一幅画像了。  
把月亮绘作你的眼睛，把远山绘作你的双眉，太阳是你的智能，三春的大地是你的脸颊，把雨后彩虹画作你的领带，把我自己绘作你底襟上的花！

尽了我的所学，完成了这幅代表作。  
我愈看愈像你，愈是像你而愈使我感到骄傲，我的画室本在你的心中，你就是这天

地之神给我较物质更宝贵的智能，灌溉了我的心田，也活跃了我的情感。

我虽把这画像悬在校中，但和我悬在我的心房内一样。老师和同学们看见了，问我这个好熟的面孔是谁？我回答是，“你”？他们又问我“你”是谁？我说：“你”就是画中人。

你是谁？你是我的恋人。你在那儿？你在我的灵感中，在这宇宙之间，在生命的一群里，也在这小小的一幅画布上。



息：“梁先生在华美大厦呢，你想见一见他吗？他这次来台北，是我们‘远东’请来的。”

“行，我去看他。”谢仁钊便带着韩菁清一起到了华美大厦。

见面之后，谢仁钊和梁实秋聊了一会儿，便请梁搭他的车去林森路统一饭店喝咖啡。韩菁清此时只是跟在姨父身边，抱着那本崭新的大辞典，没有说什么话。

到了统一饭店，偶然遇见了美国教授饶大卫。因大卫教授也是研究政治的，和谢仁钊教授有共同的话题。两人越谈越投机，便把梁实秋和韩菁清摺在了一边，给他们交谈创造了机会。

梁实秋见韩菁清手里拿着自己编的大辞典，就跟她闲谈起来。

“哦，你就是韩菁清小姐，我听过你唱的歌呢。”梁教授继续说：“我第一次在台湾电视节目中看到你的名字，就觉得很别扭！”

“别扭？”韩菁清感到奇怪。

“你想想，菁念‘精’，这‘菁清’多么拗口？要么叫菁菁，要么叫清清，才顺口。这名字是谁取的？”梁实秋咬文嚼字地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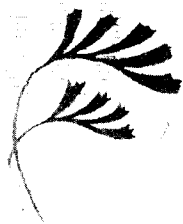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的本名叫韩德荣。韩菁清是我的艺名，是我自己取的。”韩菁清当时把梁实秋视为长辈，便一五一十地从实道来。

“像是男孩子的名字，这名字也取得不好！”梁实秋笑道。

那边，中外教授论政治、谈笑风生。

这边，白发红颜遇知己，情投意合。

“我小时候在上海，喜欢唱歌。登台唱歌用韩德荣这男孩子一样的名字，当然不行。我就从《诗经——唐风·杖杜》一句‘其叶菁菁里’，取了‘菁菁’两个字作为艺名。不过，我很快就发现，在歌星中用‘菁菁’两个字作艺名的人有好几个，我就改成‘菁清’，而且加上了姓，成了‘韩菁清’，再也不会跟别人重复……”



梁实秋听了韩菁清就自己取名的介绍后，津津有味，赞道：“你真不简单啊，小小年纪之时，就知道《诗经》，知道“其叶菁菁”。”

韩菁清祖籍湖北黄陂县。其父韩惠安（又名韩道惠），人称财大气粗的“韩四爷（排行第四）”。韩惠安善经商，年轻时做盐生意，从黄陂来到汉口，从北方到南方，渐渐发了大财，成了大盐商。出任过湖北纱、布、丝、麻四局的总经理。另外，还担任过汉口市商会会长、湖北省参议会参议长。“韩四爷”有个癖好，即有了钱喜欢买房子。在黄陂、在汉口他买了几百间房子，

## 爱的诉述

韩菁清

日子才跨过了昨夜，又是一年新的开始了！

生命度完了昨宵，韶华又逝去一度。

我没有感觉，我不会凄伤，虽则彷徨的心境中，有点迷惘，明白了戏剧和人生的关系，一台好戏闭了幕，岂不正如人走完了生的路程一样吗？生命是不可离去光阴的，青春也正要受控于时间，我消极里的乐观性，倒不计较韶华的逝去，只是情感的作用为了岁月的蹉跎，就不能缄默了！所以，我要在这旧的生命与新的岁月中，要向你把胸中爱的郁结，作一次诉述：

“过了今天，春神又将下降，转瞬间，春花就绽满大地，良辰美景，是否还属奈何天？我俩是否仍隔别于云海苍茫之间，让星星明月来点缀胸怀？”

“前年的今日，去年的今日，凭了鱼雁，曾诉尽衷肠，互道珍重，今年呢？还是诉诸于笔墨么？”

“新岁一临，我怕提起笔墨，你大概有同感，文字的传达，怎如耳畔的呻吟？”

“别得太悠久了，离得太遥远了，几时我们能重携手于月光下？”